

韩国想通过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来完善军事主权,增强对半岛事务的主导权,降低对美安全依赖,却面临诸多障碍——

韩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梦想与现实

■陈向阳



同盟基础上,为韩国尽快满足收回战权的条件而加强合作”。

“欲渡黄河冰塞川”——收回战权的博弈与反复

然而,在收回战权的问题上,韩国国内一直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。

2006年,卢武铉政府提议2012年12月收回战权,构建“韩军主导-美国辅助”的自主国防体系。2007年,韩美签署《收回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计划》,同意2012年4月17日移交韩军战权。

然而,没过多长时间,美方反而要求韩国在2009年10月提前收回战权,意图通过凸显韩国安全风险,打消韩国收回战权的想法。

此后上台的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,也认为收回战权“时机尚早”,并以朝鲜反复进行核导试验为由,向美请求延期收回战权,并将收回方式从“基于时间”转向“基于条件”。

文在寅政府上台后,韩美两国于2018年10月签署了《有条件地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计划主文本初次修订版》等4个文件,双方同意战权移交后美军不撤离韩国,并维持现行的联军司令部指挥架构不变,只是改由韩军将领出任司令,美军将领出任副司令。

2019年8月,韩美举行指挥所联合演

习,通过对韩军基本运营能力阶段的评估。韩美原本计划在2020年、2021年分别举行韩军完全运用能力、完全遂行任务能力评估,以便韩国在2022年文在寅任期结束前收回战权。然而,疫情暴发,韩美两军均受到较大影响,日前举行的指挥所联合演习的规模和内容严重缩水,对韩军作战能力评估被迫延期,或影响文在寅实现任期内收回战权目标。

尽管如此,韩国为尽快收回战权创造条件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。8月10日,韩国国防部制定《2021-2025年国防中期计划》,宣布未来五年内将投入300.7万亿韩元(约合2505亿美元)国防预算,引入人工智能、虚拟影像等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,打造半岛全天候监控系统“多层导弹防御的韩国版铁穹系统”,首次宣布将启动以3万吨级轻型航母、4000吨级核动力潜艇、战略导弹“三位一体”为基础的自主国防体系建设,以提升独立应对当前和未来战争形态、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、朝鲜半岛以及地区和全球安全风险等能力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——收回战权的障碍与变数

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收回战权一直念兹在兹,但摆在其面前的诸多障碍,

使得其任内收回战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
一是韩军仍未摆脱对美国“核保护伞”和科技情报的高度依赖。韩国高度依赖美国卫星情报和战略资产提供的科技情报。此外,韩国国防产业体系也不完整,若美国拒绝提供“全球鹰”、E-8C侦察机、F-35B战斗机等高科技装备,韩国短期内也很难发展起相应的能力。

二是美国暗地里进行阻挠破坏。美国将战权视为控制韩国的重要工具,因而采取表面支持、实质反对的策略。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,美国很可能通过拖延韩军作战能力评估、要求韩国遵守《韩美原子能协定》关于不得生产浓度超过20%的浓缩铀燃料规定、完善韩美米协同指挥体制等手段,提高韩国自主国防建设和收回战权的难度。

三是韩国国内政治议程的变化。当前,文在寅政府任期业已过半,韩国下届总统选举已经提上日程。而疫情的持续发展,也迫使文在寅政府将抗疫、经济、民生视为首要课题,降低了推进自主国防建设和收回战权的紧迫性。随着韩国民众关注重点转向下届总统选举,文在寅在收回战权问题上恐面临支持不足的困境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)

上图:2020年8月,韩美军方举行指挥所联合演习。 资料图片

军眼观察

8月25日,美国与俄罗斯军车在叙利亚东北部发生碰撞,导致4名美军受伤。这是今年2月以来,美俄在叙发生的第2起军车碰撞事件,也是首次有美方人员受伤。美方指责俄罗斯的行为“危险且不可接受”,违反了美俄在2019年12月达成的消除冲突协议。俄方则指责美军首先违反协议阻挠俄军巡车。从表面看,这一事件似乎是两军一线部队之间争强斗狠造成的意外事件,但窥一斑可知全豹,它实际上折射出美俄之间深层次不可调和的战略矛盾。

自冷战结束以来,美国一直通过推动北约东扩来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挤压。奥巴马时期旨在重新调整美俄关系的“重启”战略未见成效。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,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战略打压进一步加强。虽然特朗普上台后希望与俄罗斯缓和关系,但美国发布的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》和《国防战略报告》,均将俄罗斯视为对美国安全的重要威胁。

为此,美国不断利用乌克兰危机、伊核协议、俄天然气管道等问题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与遏制力度,还持续派出舰机对俄实施抵近侦察。最近,美国又决定向波兰增派约1000名驻军,而波兰在其今年5月出台的新《国家安全战略》中将矛头直指俄罗斯。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一系列举措是其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政策的延续。

具体到叙利亚问题,虽然美俄在打击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方面有共同利益,但双方同样存在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。叙利亚是俄介入中东事务的战略抓手,俄至今还在保有海空军基地。俄罗斯长期坚定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,而美国则不遗余力地支持叙反对派武装,甚至放话反对叙政府武装中的极端组织派别。这种情况下,美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很难谈得上有什么互信。接连发生的军车碰撞事件,也不过是美俄战略对抗下符合逻辑的结果。

然而,军车碰撞事件的后续发展也颇为耐人寻味。尽管美军一味推责,但事件发生后不久,美军车辆便离开了事发地,而且后续也将此事件称为打击“伊斯兰国”多国联军与俄军之间的问题,而非美俄两军之间的问题,显示出淡化影响的意图。两军高层还通过电话沟通避免局势失控,表明双方均不愿因此升级两国之间的战略对抗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·尤利奥特也发表声明称,联军和美国不希望与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冲突升级。

美国低调处理美俄军车碰撞事件,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北约盟友在对待俄罗斯立场上存在严重分歧。波兰等成员国固然希望借助北约来抗衡俄罗斯,但德法等仍希望与俄罗斯在安全关切和经济利益尤其是

军车碰撞折射美俄战略对撞

一线部队之间的意外事件,体现的是双方深层次矛盾——

■赵国军

能源利益之间寻求某种程度的平衡。前不久德国等国谴责美国针对“北溪-2”管道项目出台的制裁法案,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。

同时,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对应事件的发酵起到了抑制作用。出于连任的选情考虑,特朗普既要安抚国内反对派,反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对其在俄罗斯政策上软弱无力的指责,同时也要防止对俄过于强硬导致美俄关系恶化,从而被解读为其对俄政策的失败。因此,美国既要向俄示强,又要确保美俄关系不致脱轨,这其中的分寸实在不好拿捏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尽管军车碰撞事件很可能和平解决,但只要美俄之间深层次的战略对抗未从根源上得到消除,类似事件未来就难以避免,相关地区的战略稳定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保证。

(作者单位: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)

军眼聚焦

韩国和美国军方举行的指挥所联合演习,于8月28日落下帷幕。此次演习重点在于维持韩美两军联合防卫的状态,同时对未来战时作战指挥权(以下简称战权)移交韩军后在韩美联合司令部架构下的作战进行演习。

文在寅政府上台后,一直力推在任内收回韩军战权,来完善军事主权,增强对半岛事务的主导权,降低对美安全依赖。然而,新冠疫情暴发以及美国的政策变化,都给这一目标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。

“此情无计可消除”——收回战权的情感与使命

1950年,在朝鲜战争中败退至大田的李承晚政府,将韩军指挥权交给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麦克阿瑟。战争结束后,美国为防范李承晚挑起“第二次朝鲜战争”,通过提供军事、经济援助等手段,换取继续控制韩军指挥权。1978年韩美联军司令部成立后,韩国的军事指挥权移交到了韩美联军司令官手中,实际上仍由美国人控制。

冷战结束后,韩国面临的安全风险大幅降低,遂于1994年从美方收回了军队建设、训练等平时指挥权,但制定联合作战计划、实施联合军演、收集军事情报、发展作战理论等核心战权仍由美方把控。韩美1966年签订的《驻韩美军地位协定》赋予美军在环境检疫、刑事审判权等方面的特权。有数据显示,1967至2007年间,驻韩美军共制造了39452起犯罪案件,但韩国仅仅审判了234件,占比不到0.6%。

与此同时,朝鲜也一直以韩国未收回战权为由,指责韩国缺乏政治自主性,是“美国的傀儡”。文在寅政府积极推进收回战权,也有向朝鲜展现政治军事自主性以及推进与朝和解合作政策之意。

随着国际地位不断提高,韩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,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收回战权,自主掌握国家命运。有民调显示,2017年62.8%的韩国民众支持收回战权。基于这种情况,文在寅上台之后,把“在巩固的韩美同盟下尽快收回韩军战权”设为“百大执政课题”之一,积极推进与美国的谈判,计划在任期内收回战权。2017年6月,文在寅首次访美并与特朗普举行会谈,双方同意“在巩固的韩美

军眼荐书

21世纪战争演变与构想 智能化战争



庞宏亮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 在汹涌而来的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下,人类已处于战争形态演变的十字路口。这场革命将如何影响军事领域?未来战争又将走向何方?本书基于对战争形态演变周期和一般过程的规律性分析,从理论层面作出了解答。在作者看来,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正趋于终结,人工智能日渐取代信息技术,成为人类社会特别是军事领域的主导技术,军事智能化革命已拉开帷幕,战争形态正加速从信息化战争向智能化战争过渡。在此基础上,作者从新战争理念、智能化力量体系构成、未来作战方式、智能化军队编制及智慧后勤等方面,着力对智能化战争的发展趋势、构成要素进行深入分析,力求从多层次、多角度揭示智能化战争本质,为读者提供全景式的前瞻思考。(庄小好辑)

警惕“恐”情“疫”后重燃

■武保涛 周宝观

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国际政治秩序、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。世界经济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激烈交锋中艰难复苏,全球治理也因各国精力、重心的转移而乏力,国际社会对恐怖势力的打击力度将被迫减弱。恐怖势力却趁“疫”动作不断。分析人士指出,诸多负面因素叠加的“后疫情时代”,或许才是恐怖威胁最为严峻的时期,必须提前做好防范。

“伊斯兰国”趁“疫”谋再起,国际反恐形势陷低潮。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将新冠肺炎大流行纳入其宣传内容,宣称疫情是对异端敌人的“天罚”,趁机加大极端主义的宣传力度。以“伊斯兰国”残余势力为代表的恐怖组织还在疫情期间加紧扩充实力,使得国际反恐难度陡增。不少国家的有限资源在疫情防控中消耗巨大,或将导致其应对未来的恐怖威胁时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“回流”人员“休眠”藏隐患,“疫”后恐被激活生事端。近年来,在国际反恐力量的强力打击之下,恐怖分子“回流”母国已成为趋势。当前隐藏在疫情严重的欧洲国家的“回流”人员虽然处于“休眠”状态,但并不意味恐怖威胁已经消失。在疫情冲击下,不少国家底层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,贫富差距愈演愈烈,社会矛盾激化。这些都成为恐怖活动的催化剂。疫情好转后,各国政府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恢复经济上,一直高悬在“回流”人员头顶的反恐利剑锋芒或将受到影响。恐怖组织为实现其政治目标,有极大可能会

设法唤醒“休眠”的恐怖分子,在其母国制造新的恐怖事件。恐怖势力转移,防御力量弱化难应对。早在疫情之前,部分中东恐怖组织为缓解正面压力,已暗中向全球多地转移成员、建立分支机构,而非非洲地区因长期以来政局动荡不断、武装势力不止,成为恐怖势力生存发展的“沃土”。疫情之后,非洲多国防御和打击恐怖组织的力量恐会大打折扣,恐怖势力在非洲的发展可能更加如鱼得水。

对于非洲联合反恐来说,“疫”后发展经济,非洲各国必将进一步开放边境,如何在开放的同时加强对恐怖势力转移的防控,是必须面对的难题。当各国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于本国“疫”后恢复之上时,联合反恐问题很可能被搁置。因此,无论是打击恐怖分子还是防止恐怖组织的转移,对“后疫情时代”的非洲都是不可回避的挑战。

极右翼势力抬头露本色,意识形态冲突难消解。西方极右翼势力近年来十分活跃,他们高举“白人至上”的种族主义大旗,不惜采取暴恐手段,坚决排斥外来移民、排斥全球化,逐渐成为威胁公共安全的新式恐怖主义犯罪。近年来,西方多国右翼政党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,其话语权的提升影响未来国家政策制定。在疫情冲击下,各国国内各种矛盾逐渐浮出水面,尤其是外来移民带来了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。一旦处理不力,无法有效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,极右翼势力就有足够的空间发挥其影响力。(作者单位:国防大学政治学院)

普天间机场——扰民且“最危险”的机场

■王宝国

兵史地志

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,驻日本冲绳美军对普天间基地和汉森营实施了封闭措施,但其确诊病例数仍在不断上升。日本冲绳县发布的数据显示,截至8月27日12时,冲绳美军基地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例,累计确诊372例。

普天间基地是美海军陆战队在西太平洋最大的综合性航空站,位于冲绳岛宜野湾市南侧,西南距那霸基地约10千米,距宫古海峡约100千米,扼守日本西南海运航线交通要冲,战略地位不言而喻。



基地建于丘陵地带,被居民区包围,占地约5平方千米,内有一条长约2745米的水泥跑道,将宜野湾市分成东西两个部分。普天间机场是美海军陆战队在日本规模最大的武装直升机机场,同时具有起降中型轰炸机和各型战斗机的能力。

普天间基地建于1945年。当时,美军修建了一条长约2400米的土质跑道,供B-29轰炸机使用,作为美空军辅助机场。这也成为该基地的雏形。1960年美海军陆战队接管后,多次对基地进行扩建。越南战争期间,这里曾是美军兵员和物资运输的主要起降场。1972年,美军在该基地成立了航空站。目前,该基地驻有美海军陆战队第1航空

联队等部队,可容纳战斗机约160架,主要装备MV-22“鱼鹰”倾转旋翼机、CH-53“海上种马”运输直升机、AH-1“眼镜蛇”攻击直升机等。

这样一个设施众多、训练频繁却坐落在闹市区的军营,势必会给周边居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。据统计,该基地平均每月起降飞机2000余架次。日本冲绳当地民众多次举行集会,抗议基地带来的安全事故、噪声污染以及美军滋事问题,要求美军搬迁。由于多次发生坠机事故,普天间机场也被称为“世界最危险的机场”。

2005年,日美两国在驻日美军整编报告中确定,将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施瓦布军营沿岸地区。2006年,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确定普天间机场将在2014年关闭,迁移至建成的新基地,同时约8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将迁移到关岛的新美军基地,部分飞机将部署到位于山口县的岩国基地。

然而,由于日本民众反对,新基地的选址和修建工作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。2010年6月2日,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宣布,由于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造成的政局混乱局面,自己将引咎辞职。时至今日,普天间机场仍是日美两国间重要的双边问题之一,其未来将何去何从,仍未有定数。

2005年,日美两国在驻日美军整编报告中确定,将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施瓦布军营沿岸地区。2006年,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确定普天间机场将在2014年关闭,迁移至建成的新基地,同时约8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将迁移到关岛的新美军基地,部分飞机将部署到位于山口县的岩国基地。

然而,由于日本民众反对,新基地的选址和修建工作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。2010年6月2日,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宣布,由于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造成的政局混乱局面,自己将引咎辞职。时至今日,普天间机场仍是日美两国间重要的双边问题之一,其未来将何去何从,仍未有定数。

2005年,日美两国在驻日美军整编报告中确定,将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施瓦布军营沿岸地区。2006年,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确定普天间机场将在2014年关闭,迁移至建成的新基地,同时约8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将迁移到关岛的新美军基地,部分飞机将部署到位于山口县的岩国基地。

然而,由于日本民众反对,新基地的选址和修建工作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。2010年6月2日,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宣布,由于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造成的政局混乱局面,自己将引咎辞职。时至今日,普天间机场仍是日美两国间重要的双边问题之一,其未来将何去何从,仍未有定数。

2005年,日美两国在驻日美军整编报告中确定,将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施瓦布军营沿岸地区。2006年,驻日美军整编最终报告确定普天间机场将在2014年关闭,迁移至建成的新基地,同时约8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将迁移到关岛的新美军基地,部分飞机将部署到位于山口县的岩国基地。

然而,由于日本民众反对,新基地的选址和修建工作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。2010年6月2日,时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宣布,由于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造成的政局混乱局面,自己将引咎辞职。时至今日,普天间机场仍是日美两国间重要的双边问题之一,其未来将何去何从,仍未有定数。